



## 九曲棹歌

文<温圣魏

明万历四十四年(公元1616年),徐霞客游黄山后,对武夷山进行了为期3天的游览,并撰《游武夷山日记》。他先溯九曲溪舟行,抵六曲,登大隐屏、天游峰,往西游小桃源、鼓子岩、灵峰,至狮子岩,复乘舟顺流而下,至四曲再登陆,览大藏、小藏诸峰,至赤石街下舟返崇安。此行,徐霞客水陆并进,寻幽览胜,记录了船棺葬、张仙造蜕、徐仙造蜕、紫阳书院、御茶园等文物古迹。

八闽大地,山水灵秀。福建武夷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,山水甲东南。九曲溪飘筏,是领略武夷山风光的最佳方式。

当年徐霞客游览武夷山时,最先到的地方就是九曲溪。九曲溪如玉带一般环绕着武夷群山,形成九曲十八弯,经九曲、八曲、七曲、六曲、五曲、四曲、三曲、二曲,到达一曲终点,汇入崇阳溪,全程9.5公里。

我们登上竹筏,穿上橘红色的救生衣,坐稳之后,船公轻轻一撑竹篙,竹筏离岸而去,悠悠进入溪中央。竹筏浮力大,吃水浅,轻便灵活,筏工只要用一根竹篙驾驭,便可以平稳地漂过深潭,飞快地滑下浅滩,灵巧地避开溪中突兀的礁石,还可以急转弯。

白沙潭为九曲溪第一潭。晚春的白沙潭,阳光扑洒在碧波粼粼的水面上,折射出点点金光。放眼四周,只见垂柳依依,翠竹猗猗,墨绿的、深绿的、鲜绿的柳和竹给两岸山峰披上一身春装,雪白的、粉红的、大红的、浅紫的杜鹃花不时点缀其间,散发出阵阵馨香。船公向我们介绍了九曲溪的由来。传说很久以前,武夷山上住着一位姓彭的老人。为了治理洪水泛滥,他带领当地百姓开山治水,挖呀挖,一共挖了360天,挖出了一条九曲十八弯的河,终于治住了咆哮的洪水,形成了现在名扬天下的九曲溪。

从九曲向一曲击浪而下,水流时而平缓,时而湍急,竹筏也顺着水势时而向东,时而朝西,筏影景换,目不暇接。全景式沉浸在碧水丹山的春色之中,抬头可见山景,俯首可观水色,侧耳能听

溪声,伸手能触清波,动中有静,静中有动,可以说是竹筏水上漂,人在画中游,看山不用爬,行舟景尽览。在每一曲的入口处,溪边的岩石上都刻有朱熹的《九曲棹歌》,增添了九曲溪的诗情画意。

古人曾这样描绘九曲溪:“三三秀水清如玉,六六奇峰翠插天”“有声欲静三三水,无势不奇六六峰”“曲曲皆幽奇,别具山水理”……青山衬碧水,碧水映青山,山的阳刚、水的阴柔,刚柔相济,相得益彰。丹山、碧水、绿树、蓝天、白云相映成趣,呈现出武夷山大自然五彩缤纷的色彩美。沿途奇峰相叠,嵌空而立,高低错落的山峦如旌旗招展,气势磅礴的岩峰如万马奔腾,展示了大自然极致的参差美。碧水丹山,山与水的完美融合是武夷山九曲溪最突出的特色。九曲溪每曲自成一景,浅的成滩,深的成潭,水绕山行,滩潭交错,身临其间,犹如漫步在如梦如幻的山水画廊。

当竹筏撑至三曲时,船公指着前面小藏峰上的悬崖说:“看,前上方洞中的就是船棺。”我们顺着船公的手势放眼望去,果然看见峭壁中有一个大洞,洞口处散落着棺木板。这棺材是怎么放进去的,至今还是未解之谜。

从二曲至一曲,映入眼帘的是形状如柱、兀立挺拔数丈的山峰。二曲右边是铁板嶂、翰墨岩,左边是兜鳌峰、玉女峰。一曲右边有幔亭峰、大王峰,左边有狮子峰、观音岩。大王峰形如一顶纱帽,登山口有徐霞客雕像。

游完九曲溪,下筏登岸,仿佛从仙境回到人间。九曲十八弯,每一弯都值得细细回味。

## 匡庐之夏

文<管钦伟

明万历四十六年(公元1618年),徐霞客溯长江水行,于江西九江登陆,在庐山游览了5天,并撰《游庐山日记》。他为历险探奇,舍大道不走,取道石门涧,攀百丈梯到天池,“上攀下踞,磴穷则挽藤,藤绝置木梯以上”;为登庐山绝顶汉阳峰,“攀茅拉棘”;为考察三叠泉,“从涧中乱石行,圆者滑足,尖者刺履,如是三里”……他两游石门,绕路遍历五老峰,从不同角度反复观赏山中奇景,务求“全收其胜”。



建在半山上。初到此,感觉像是进了小山城。屋顶多半是红色,衬以白墙,掩映在群山绿树丛中,泛着宁静的诗意,像是旧日里的小山村。可你走在街上,橘色的街灯、装饰考究的店面、便利的交通,却不乏现代时尚。

如琴湖因形状酷似一把小提琴而得名。群岭环绕,四周树木葱茏,映得湖水绿如翡翠,澄澈温润。弯弯的木桥穿插其间,湖心的赏景亭亭子飞檐翘角,远远看去,犹如卧在湖面上。有时云雾漫漫如海,翻滚着,淹没了树林,淹没了群山,让你看不清庐山的真面目。

从如琴湖一直向西南,便来到花径。石门两侧写着一副对联:“花开山寺,咏留诗人。”唐元和年间,诗人白居易任江州司马,偕诗友登庐山,游大林寺。花径旧属大林寺,那时此处多清流苍石、劲松瘦竹,人迹罕至。时值暮春,江南花落,而此处桃花嫣然盛开,白居易大感惊奇,写了那首著名的《大林寺桃花》: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,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踏进石门,徜徉于蜿蜒石径,仿佛穿越时空,回到大唐时的江州。远远看见一间小屋,白墙灰瓦,古色古香,这便是复建的白居易故居。旁边立着他的石像,长袖白须,似在低头吟诗。

沿着石径前行,过锦绣谷,竹林幽深,草木葳蕤。又过好运石、访仙亭,很快到达仙人洞。洞底有泉,水珠一滴一滴往下滴,终年不断,清澈甘冽,这便是《后汉书》中记载的“一滴泉”。石峰中还有一棵苍劲挺拔的松树,这就是有名的庐山石松。毛泽东曾有诗赞道:“暮色苍茫看劲松,乱云飞渡仍从容。天生一个仙人洞,无限风光在险峰。”

巍峨匡庐,步步是景,处处是画。庐山是一本云雾流动的书,是读不尽的千年青史,不妨循着前人的足迹,去慢慢欣赏和体会。

## 仙人的跫音

文<朝颜

徐霞客曾前往浙江缙云仙都游历,其在《游九鲤湖日记》中写道:“即缙云鼎湖,穹然独起,势更伟峻,但步虚山即峙于旁,各不相降,远望若与为一。”鼎湖峰,在今缙云仙都景区内。徐霞客游仙都没有专门游记,陈函辉《徐霞客墓志铭》载霞客自述:“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,还过此中,涉华顶万八千丈之巔,东看大、小龙湫,以及石门、仙都,是在癸丑。”可知仙都之游是在明万历四十一年(公元1613年)游天台山前。

那时候是初夏,刚刚下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雨。你可以想象,九曲练溪烟雨迷蒙,环溪的山间草木多么葱茏。这样的缙云,这样的仙都,每前进一步,仿佛都会不小心碰到一缕仙气。

传说唐天宝年间,刺史苗奉倩在缙云得见彩云,并听闻仙乐出于缙云山上,喜不自胜。这么大的事,得让皇帝知道啊,遂上报朝廷。唐玄宗闻之,不由惊叹道:“是仙人荟萃之都也!”于是亲笔手书“仙都”二字,仙都之名便由此而来,并一直沿用至今。在这里,我没能亲见玄宗手书,但对于仙境的想象和向往却一一得到印证。

入仙都景区,沿溪水而行,举目是泼墨般的绿。雨慢慢停歇下来,水汽在山腰处弥漫,像给群山系上了一条轻纱似的腰带。我们要经过一座桥,去往对岸的山。走到桥中央,我在琴键般的石墩上坐定,身下是碧绿的溪水,色泽与苍翠的青山融为一体,那么干净,那么沉稳,仿佛看不到它在流动。我想,如果仙女下凡沐浴,应该会在哪里戏水嬉游。

如果还要为“仙人登天”找到物证,应该就是那座直刺云天的鼎湖峰了。穿过遮天蔽日的树林,当鼎湖峰呈现于视线中时,我委实被吓了一跳。在相对平阔的仙都景区,它那么突兀,那么高擎,像一个传奇,又像一个个高不可攀的巨宣。据说此峰高达170.8米,是世所罕见的高大石柱,有“天下第一峰”之美誉。望着它,我不由得怀疑自己的目光遗漏了些什么,比如它是否会在雾气中左右摇曳?比如它是否会像一根春笋那样继续不停地长高,甚至趁我们不注意,一直高到天上?再比如,会不会有一群神仙,在峰顶双足一蹬,就飞向了天庭仙界?

史书记载中,在此处“登仙”者确乎有名有姓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有云:“黄帝采首山铜,铸鼎于荆山

下。鼎既成,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。黄帝上骑,群臣后官从上者七十余人,龙乃上去。余小臣不得上,乃悉持龙髯。龙髯拔,堕,堕黄帝之弓。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,乃抱其弓与胡髯号,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,其弓曰乌号。”

这个故事多么符合中华儿女的美好想象与惯常思维啊:华夏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于此铸鼎炼丹,丹成之时,黄帝跨赤龙升天,从此为仙。于是,我们的祖先将永远活着,世世代代接受子孙的膜拜。看尽世间纷争,道道轮回,他还是那个仙,黄帝还是那个黄帝。在人们的愿望里,虽然自身无力步入升仙之路,但作为始祖的黄帝,将以仙人的身份,永远庇护福佑着身后的人,也包括自己,多么好啊。

更值得玩味的是,传说中黄帝登仙之时,丹鼎坠落而积水成湖,于是有了鼎湖。这座湖至今还在峰顶安然静立,而我们无路可攀,未能一睹鼎湖真容,只能从旧时的文字记载和想象中去揣测它的状貌了。听说,药农是可以架绳索飞渡峰顶的,不仅可以采到世间稀有的草药,还能亲近鼎湖,观其美景。想想啊,立于峰顶,若得微风吹拂,又有雾气弥漫,天空

中云霞浮动,再挂上一条彩虹,仿若顷刻间与天庭比肩,岂不美哉,岂不快哉。其实,他们架绳飞渡的样子,以及完成常人难以完成的高难度登临,和神仙的确已经有了几分相类。不知道唐代诗人徐凝是否登上过峰顶,但诗是实实在在写过的:“黄帝旌旗去不回,空余片石碧崔嵬。有时风卷鼎湖浪,散作晴天雨点来。”

如果再往前追溯,李白也曾来到缙云仙都。李白有个别号叫“谪仙人”,“诗仙”是后人给他封的,而“谪仙人”当时就已经叫响了。“谪仙人”与仙都,似乎冥冥之中注定要发生交集。

唐天宝元年(公元742年)春,李白客游会稽,与著名道士吴筠隐于剡中,两人联袂上天台,南下登缙云山。作为当地县尉,李白的从叔李阳冰给他们二人做导游,一同溯溪而上,瞻仰了时名独峰鼎鼎湖峰,又入缙云堂参拜了轩辕黄帝。就是在那时,李白以黄帝铸鼎骑龙飞升为中心内容,写成了乐府《飞龙引》二首传世。其中“黄帝铸鼎于荆山,炼丹砂。丹砂成黄金,骑龙飞上太清家。”写的就是黄帝成仙的故事。而吴筠亦不甘落后,赋诗《题缙云岭永望馆》:“人惊此路险,我爱山前深。

犹恐佳趣尽,欲行且沉吟。”把天地的险胜和行游的意趣都表达在诗句中了。

一代诗仙李白,追随仙人的跫音,用诗文与仙都碰撞出火花,与美景和仙人的传说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。而后世的人,又追随着李白的跫音,纷至沓来。这种追随不是没有道理的,在世人景仰的目光中,李白也早已不是凡人,至少是半个仙了。吹一吹仙风,沾一沾仙气,以洗脱身心的凡俗之味,是许多热爱山水之人的理想与追求。

事实上,像李白这样循仙而至的文人墨客,多如牛毛。从古至今,能数得着姓名的就有王羲之、谢灵运、元稹、皮日休、沈括、朱熹、王十朋、徐霞客、朱彝尊、袁枚、郭沫若等,他们在尽情纵览奇山秀水之余,都曾为此地留下翰墨。

仙,是人类最永恒的理想。人们把神话中有特殊能力的人、可以长生不死的人称为仙,也把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人称为仙。今日,当我们追随仙人的跫音,进入神话般的美妙之境,即使我们的肉身不能成仙,但至少有了文字长出飞升的羽翼,攀向那云雾缭绕处。



## 云雾黄山

文<王唯唯

明万历四十四年(公元1616年),徐霞客初登黄山,停留9天。当时大雪已封山三月,他游兴不减,从南往北登山,历祥符寺、慈光寺、天门,登平天砭、狮子峰,游狮子林、接引崖,直到松谷庵,并撰《游黄山日记》。两年后,他重游黄山,登天都峰、莲花峰,并在《游黄山日记后》中详细记载了登顶经过,指出莲花峰为黄山最高峰,与今测量结果完全一致。

沿一条山路前行。团团白雾,就像一群轻盈挥动着衣袖的妙龄少女,悄无声息地围着你,一股清爽随之浸润肺腑。四周幽静,有人说笑,空谷回音。不敢走得太远,围着宾馆转了一圈便打道回府。

第二天醒来,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,哇,除了雾还是雾,什么也看不见。这时想起朋友前一日说的:“你来得不是时候,刚刚下过一场大雨,明天山上肯定有雾。”不过也好,早就听说黄山的雾绝美,雾才是黄山的魂。于是随便吃了几口早餐就出了宾馆,按照朋友的安排,坐西海观光缆车上到天海,再往玉屏索道方向走,去看迎客松和光明顶。

一路上,雾很稀薄,点缀在群山之间,飘移着,周围的景瞬间就生动起来,有了生气,更有仙气。沿着山石峥嵘的一条小径拾级而上,脚下的路似空中放下的一道天梯。爬上一段陡峭的坡道,忽然听到一阵惊叹声,回头一看,只见一簇簇小松树紧贴山巅,小小的树干挺拔有力,而枝叶皆顶平舒展,仪态万方,让人称

奇。它们组成一个个方阵,宛如浴风而立,身披钢铁盔甲的英勇战士,饥餐云雾,渴饮雨雪,是天地的灵气造化了它们。正如徐霞客所说:“绝巘危崖,尽皆怪松悬结。高者不盈丈,低仅数寸,平顶短鬣,盘根虬干,愈短愈老,愈小愈奇,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!”

走走停停,终于看到了迎客松。这是一株已经耸立了1000多年的松树,成旗状。此处是一面巨大的岩壁,松树生长十分艰难,为了汲取岩石深处的养分,其根部比树干长十几倍,深深扎于岩石之中。松树在古代文人心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,黄山松更寄托了诸多文人墨客的精神追求,他们登上黄山,在迎客松下吟诗作画、抚琴放歌,物我两忘。

沿着莲花峰的石梯登光明顶,一步一景,路随峰转,景随路换,令人目不暇接,惊叹不已。当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光明顶上时,最先想到的一句话是“年龄不饶人”。坐在一块岩石上大口喘气,两条腿酸痛不已,还好事先准备了护膝和拐杖。

站在光明顶,前方,天都、莲花二峰一左一右,与光明顶鼎足而立。那些如黄山松一样倔强的岩石,也仿佛在努力地向上生长,意欲刺破青天。云雾中的黄山,忽而隐去,忽而显现,犹如一个水墨高手点缀出浓淡淡淡的韵味,令人心神摇曳。

云雾愈加浓厚了,像一堵白色的高墙,挡住了视野,一切都被白色吞没。虽与同伴仅隔几步,却只闻其声难觅身影。我凝望着前方那一大片灰白的、覆盖着黄山群峰的云雾,不由得浮想联翩,想象那层白色纱幔后层层叠叠的七十二峰,想象那峰峦上的怪石、奇松,想象千沟万壑里的飞瀑从山顶顺势而下,弥漫水汽,在身边发出巨大的轰鸣……

刚刚下到山底,太阳便出来了。回望黄山,只见满山披彩,岩壁生辉。朋友见我犹未尽,说要不不在山下住一晚,明天再上山?我说不用了,下次吧。1988年,艺术大师刘海粟在他93岁高龄时第十次上黄山画松,和他相比,我还有的是机会,下次再来!



本版插画<呱咕